

# 浅议马理《周易赞义》道德修养论

邢春华

马理(1474—1556年)字伯循,号溪田,三原人(今陕西三原县)。明朝正德年间进士,明朝中期三原学派著名理学家、经学家,和吕柟、王恕、杨爵等同为明朝关学的中兴者。《周易赞义》是马理阐释《周易》义理的易学著作。本文研究的《周易赞义》载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五卷,是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綱刻本影印的。原书版框高二二五毫米,宽三二八毫米。

马理《周易赞义》道德修养论涉及心性论、心感论、问学论等。他认为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是立身行事的根本,也是儒家齐家治天下的根本要求。马理解《易》在于返归儒家正统入世思想,寄托自己兴邦寄世却不能为朝廷所用的苦闷。马理解《易》注重实际功用,道德修养论可分为“心性修养”和“事功修养”。所谓“心性修养”,指“心理相合论”、“心感论”;所谓“为事修养”,指“问学论、教学论”。

## 一、心命理相合论

在中国哲学史上,“心性”是理学的哲学范畴。蒙培元在《理学范畴系统》中认为“心”有三种含义:一是道德之心;二是理智之心;三是虚灵明觉之心。有的学者认为“心”可分为抽象和具体两个方面,抽象的心指“心即性,性即理”,具体则指可感知有思想人的“心”,而不是动物的“心”。因为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思想,所以人心感于物而有“情”,有“思”,情思发则为文。马理提倡“心性”论是和命、理连接在一起的,他对程灏提出的心即天,心即理的心学思想有所接纳,而对朱熹的“神明不测”或“操舍存亡”之心也有继承和发展。他说:

天地有心,不可得而见也,复其见之矣。人各有心,舍则亡,操则存,存者复人之心亦于是。…天之命也,在人则心为心之理,即天所命也。…明理之正,必诚意正心而知中,……如尾生之信,为仲子之廉,为许行之兼爱,……故汉武切于求仙而招巫蠱之祸,梁武笃于奉佛而致台城之凶,此千古之鑑,可不戒哉!…春耕而思秋获,有谋利之心,初菑而思畲,有计功之心,是有望而动,非无妄之道。<sup>[1]</sup>

在宇宙本体论上,马理认为天地有心,可以看见但不可以得到,并且反复可见,人心也如天地之心一样需要感知它的存在。人通过“心之理”感受天命的合理存在。

心、命、理是相关联的。天地之心“大中至正,实理蕴于阴阳而非阴阳,即所谓无极而太极,与物无妄之理”。朱熹在孟子“心性合一”和“操舍存亡”之心的基础上提出了“体用说”。马理“人各有心,舍则亡,操则存”则是对朱熹“心兼体用说”具体论述和展开。他认为“正心”要在“信”、“廉”、“兼爱”上用功,这样才能“理正”。马理还认为人之心并非“无妄之道”,而是有“谋利之心”,有“计功之心”,“是有望而动”的。他说:在人则心于静虚之时,物有所感,理欲攸分,其理耶、欲耶,人不得而知之,已独知也,则克去其欲而反乎理,未涉于事,先正其心,是心将放而殒存不远之复也。此克己复礼之仁,何至于悔之?有由是仁,体事而无不在,由是天体物而不遗矣,不亦大吉也。”<sup>[2]</sup>马理认为只有心于“静虚之时”,“理”和“欲”才能“独知”,此时“克欲”而求理。而求理就是寻求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或法则,正确方法就是“先正其心”,然后“克己复礼”求“仁”。“仁”是体,“理”是用,先有“仁”后有“理”,也就是先有“体”后有“用”,而心、命、理的结合才能使“体”、“用”配合得当。马理的“心之体用说”已经涉及“事功”方面,具有实学思想的主调。

## 二、心感论

### (一)心与心的关系

马理解释《咸·初六》时说:

“卦以交感为易,爻以无感为德,故咸之六爻皆主乎静而已矣。感人以心非以体也,初六居咸之下体,故无大体之感,感其拇焉已矣。…故感人之道,以心感心,至诚至正为善。”<sup>[3]</sup>这里马理提出了“感人之道”的方法在于“心感心”,目的在于达到“至诚至正为善”。“诚”、“正”、“善”都属于儒家传统哲学的范畴。朱熹在《大学章句集注》中说:“诚其意者,自修之首也。…自欺云者,知为善以去恶,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。…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,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。”“诚”、“正”、“善”是儒家修养道德的立身之本。马理心感说是主张趋向“内心”“至诚至正”基础上的人格自我修炼,只有净化内心才能达到“善”的境界,所以他说“感人以心非以体也”,这里的“体”指外在的形,或外在的形式,而要达到“感”最佳境界,必须内心和外形同时兼修。马理在《渐·彖》中说:“正者身无失

而修也,进而不失其身,斯可以正人而正国矣。君子求志而达道者也,苟不正其身徒欲以法术而正人,其能行之哉!故君子行道济时,必端本为进得其位。”<sup>[14]</sup>

马理的心感说是对先贤“诚”、“正”、“善”命题的发展,他认为在“事势危殆”的紧要关头,也不能忽视“权”的作用,如“张良蹑足封齐”,虽说以“权”达到了相“感”的目的,但这不是后代万世效仿的最佳事例,只有以心感心,心与心息息相应,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才能达到“善”境。这里马理特别强调“心”的作用,心乃官之思。只有心正才能身正,己身正才能进而正人正国,君子“行道济时”,坚持“正”道才能“进得其位”。

## (二)心与物的关系

中国古代哲学有两对范畴,一是理与气,这是从客观世界方面阐明存在和思维的关系;二是心与物,则是从主观世界这个层面说明意识和物质的关系。马理在《咸·九四·象》中说:一心之明,足以照万物而无外;一心之大,足以包万物而有余。人能于万物之后,未应之先,洗涤其心,使一切外物足以害吾心者,皆无得而感焉,则心体自正而天下无余事矣。何不吉而奚悔之有,不然私意一起,良心斯蔽,非不感于物也,而非公薄之心;非不因乎物也,而非虚受之意,故止于朋类之从,所感悔且小耳。故正其心则和,平天下而有余,不正其心则检乎一身而不足,奚啻感未光大也耶。<sup>[15]</sup>

马理心感主张主观意识对物质世界的作用,“心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,一是“心明”,“足以照万物而无外”;二是“心大”,“足以包万物而有余”。在中国哲学范畴中,心物关系通常概括为三层意思:一是心与物是指主观意识与客观物体。二是心与物是指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。三是心与物是指道德伦理意识与礼仪践履。马理认为“无得而感”,也就是认识客体和认识主体不能相互感应,主观意识不能认识客观物体的客观规律,导致“心游于物外”或“心于万物之后”;而又“洗涤其心”,把认识主体排除出认识客体之外,导致的“无得而感”乃是一种“害心”行为。

关于心物的关系,张载、程颢、朱熹等都做过论述。张载认为天地之间虽然都是物,但物是无意识的,而要“尽天下之物”,只有“尽其心”,把心统一于物,达到主体认识客体目的。程颢则认为人是天地的主宰,天地、万物、事理皆统一于人(我)之“心”中,“心”是万物的基础,因为“心之动”,才有了对“天为上,地为下”客观世界的认识。朱熹不同于张载、程颢的是提出了“心体之本然”,也就是万物“充吾心”乃“本然”状态,是自然形成,而不是人为或违背自然规律。马理继承了朱熹“心体”范畴,但他不同朱熹的是,他认为“心体自正而天下无余事”,他把哲学范畴的“心物”关系引申到了事功实学上来,这是对前人思想和学说继承中的创新,也是明中期关学重于实际功用、重于

修养道德、躬行实践的体现。因而马理说:“正其心则和,平天下而有余,不正其心则检乎一身而不足。”

可见“心”的主观意识不光对客观世界起着主导作用,而且对道德伦理意识起着重要作用。“正其心”强调主体道德意识完善,“平天下”指客观世界,“和”则意味着主体和客观世界和谐一致,进而达到“兼善”目的。

## 三、问学论

马理通过苦读进入仕途,后因为秉性耿直敢于谏言得罪权臣和昏庸皇帝,被罢免官职。他仕途不顺进而归乡兴办学堂,为后进青年传授儒家经典。他希望通过讲学“汲引后生”。他之所以这么做,一是他认为只有讲学才能启发愚蒙,培养有用之才,实现兴世济邦的目的。二是在仕途不如意的情形之下退居讲学的,对官场昏聩不明的情形了如指掌,他希望通过讲学的途径恢复圣贤时代的“人人君子”世风。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,他自己也“不谈佛老,不观非圣书”。教育思想也以复兴儒家正统思想为宗,倡导人人应该尊师重教,应该懂得“克己复仁”的修己功夫。马理在解释《大畜》卦时说:

“孟子曰:学问之道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孔明曰:学须静也,心不妄动,学斯有得。…大畜者,以大学之道,畜其身,多闻多见,博学于文之谓。所利畜者,宜学圣人之正道,凡异端邪术,皆当远之不可学也。蒙之象曰: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故曰:贞为圣人之正道也。曰:大者正也,不正斯小非大畜矣。故大畜子之学,利于正焉。斯道既畜于己,则当不食于家而大烹于朝。斯致君而泽民,天下并受其福矣。不亦吉乎!”<sup>[16]</sup>

这段话马理阐发了关于如何问学的道理。这里问学包括了三方面的含义:即如何做人的学问,如何提高自己的学识,如何积累学识,学些什么的问题。

### (一)关于如何做人的学问

他引述孟子的话,即“学问之道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这句话说明做人的学问没有什么诀窍,就是把丧失了的“良知良能”和善性的“心”寻找回来,安放在自己内心深处,做人也就是心安理得了。在关于如何做人的问学上,马理继承了圣贤的思想。他提倡一种独立自主的主体人格美精神,这种理想人格具有刚强正直浩然正气。同时还有“尚贤的大正之道。”马理在《大畜·彖》中说:

“乾健者不已之学也。艮止者,有能而不忘之功也。健而止,则刚健笃实,光辉而德日新矣。孟子言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笃实而辉光,日新其德,则大人而几于圣美不言矣。斯谓之大畜,艮刚止而尚贤,止乾之健,是所崇在贤,不于邪术,能止于至善而不迁,皆大正之道也。故利贞不家食吉,贤而在下,举而养之,斯世受其福,吉大来也。利涉大川,应天而济险也。”<sup>[17]</sup>

马理崇尚做人之道是孟子所言的“充实之美”，也就是“大美”“大正”圣贤人格理想。为了成为“大美”“大正”圣贤人，只有不断的学习，充实内心，培养高尚的道德，要具有“乾健不止”精神追求，这样才能“刚健笃实，光辉而德日新矣。”他在《大壮·象》中说：壮则阳气轰轰烈烈于天地之间，强盛无以加矣。…如是则君子一身，皆天理之流，行其刚大强盛之气，浩然塞于天地之间，如雷霆之在天矣。”<sup>[8]</sup>

马理做人的学问遵循了孟子的“大美”思想，学习先贤的正道直行精神，学习他们慎独处事方法，提倡一种内心至大至刚之气，剔除外表和内心虚空和浮华。

## （二）关于如何积累学问

马理在《大壮·九三》中引用《论语》的话说：

学而不思则罔，昏昧而未明之谓。…故曰：昏而无得，如子路闻斯行之强，所不知以为知是也。<sup>[9]</sup>

马理认为积累知识重要在于思考，只有思考才能把别人的学问变为自己的学问。这里他认为积累知识在于“多闻多见”，而只有“博学于文”才能达到“多闻多见”，但这并不是积累知识的惟一途径，向书本学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实践学习，显然马理“博学于文”的见解有其偏颇之处，博览群书是积累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，但不是唯一途径。另外拜师求教，与同道之人交流，游学等也是积累知识的方法。

## （三）学些什么的问题

马理认为“宜学圣人之正道，凡异端邪术，皆当远之不可学也。”这里他指出学习的内容和方向，就是学圣人的正道，学习儒家兴邦济世的入世思想。马理认为“贞”为“圣人之正道”。马理在《大壮·九二·象》中说：

贞者，何也？君子执中而自强，强莫加矣。斯大之壮也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得矣。<sup>[10]</sup>

马理强调学习圣人正道，也就是学习“君子执中而自强”的精神。社会中每个个体自强了，国家也就强盛了。只有这样才能“致君而泽民，天下并受其福矣”。

## 四、教学论

### （一）选英才而教育之

盖学者诚一而好学，则有受教之地而可教，否则，不足教矣。…是二三其心者，何足以教之？故云再三者为渎乱其心。渎乱者，则不屑告也。然君子之施教，蒙之受教，皆宜于正道而无容邪焉。”<sup>[11]</sup>

马理在孟子、朱熹选才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选才标准在于“诚一而好学”，也就是学习者在于诚实专一，而“二三其心”，心乱则不能静心专心于学业，学而不会有成就。

### （二）选时中而教之

马理说：“亨道在于时中，君子而时中，则无时而不亨

也。此语有道君子而能养蒙者也。…故先时而授受者，则扞格而不入；后时而授受者，则勤苦而难成。故君子教学有三时：有终身之时；终岁之时；终日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…谓童蒙之人，纯心未失，因其纯而养之以正，则纯而诚，诚而明，入于圣矣。此作圣之功，唯在于童蒙之时，而养之则利于正也。苟失其时，虽养之以正，成功难矣。”<sup>[12]</sup>

马理认为选教育对象应该在童蒙之时而教育之，此时“童蒙之人，纯心未失”，因为童蒙之人心地纯洁没有邪心杂念，而以儒家的正道思想教育他们，则他们心灵和思想就会更加纯正，因为心“纯”正而心“诚”，因为心“诚”而就会心“明”，以这样的教育方法教育，童蒙之人就有可能进入“圣人”境界。所以马理提倡君子传道授教择“时”非常关键。“有终身之时；终岁之时；终日之时”，这三个时机不可失，失去则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。

## 小结

马理《周易赞义》道德修养论在孔孟“诚”“正”“善”命题的基础上向“心性”和“事功”方向拓展，对明中期关学的中兴做出了贡献，更为明中期易学义理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## 注释：

[1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33—535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2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33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3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48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4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95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5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49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6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36—537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7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37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8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54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9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55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10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555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11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494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

[12]《续修四库全书·周易赞义》494页，据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。